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述而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後案】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雖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案】作者謂人所未知述者皆有之而今傳之爲之祖述以明之也包注祖述邢本作但述今从皇本我注云親之之辭申之者云夫子殷後故稱殷大夫爲我或曰竊比於我者老彭也我孔子自謂我竊比于老彭倒其文耳或曰小說魏相傳有竊比我於仲舒之語或王仲淹所據本於我二字互倒也老彭或曰一人或曰二人禮虞戴德云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注以老彭爲商大夫據此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高注彭祖殷賢大夫又引此經以證是亦指爲一人釋文引鄭君注老老聃彭彭祖禮曾子問古者師行節正義引鄭君此注云老聃周之太史則以老聃周史彭祖商史是二人也漢書敘傳幽通賦若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是亦以老彭爲二人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是以老彭爲顓頊時人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此以商周二史爲一人嚴鐵橋引鄭語注史記楚世家索隱謂彭祖國名即大彭夏商爲方伯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於商論語之老彭不知何人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厭說文作猒从甘从肰[illegible]

厭古今字

饜俗字

【集解】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illegible]】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illegible]】默而識之注所謂不言而存諸心是也入耳出口[illegible]明敏博洽既不能默則不能識故君子以默而識[illegible]貴也何有於我言何難於己也經中所言何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詞不厭不倦夫子嘗以自任言此見人之不難於自勉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解】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集註】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餘論】修者習也不守之德旋得旋失者也不講之學循誦習傳不求實是者也不徙義改不善意有所牽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鄭君作宴正字見釋文居依舊解居處當作尻為正字式三謂居今蹲踞字引申為坐義

【集解】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

【集註】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餘論】燕猶閒也居坐也禮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居居亦言坐也今蹲踞字古祇用居居有坐義也詳見十七

篇申申如狀其躬之直夭夭如狀其躬之稍俯也此記聖人徙坐之容合伸屈觀之而見其得中也說文夭屈也段氏以詩風有萇楚傳桃夭傳皆謂物初長可觀也物初長者尚屈而未申此文上句謂其申下句謂其屈洪筠軒曰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式三以此言坐容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从冄冄說文作秝 一本無復字見釋文

集解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集註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集解】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後案】中庸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行于人倫庶物之謂道道不可不修者也此經言志於道行事之當然爲道道則純粹中正之名也經傳中言道必合用說而始通何解邢疏以虛無爲道老佛之說曾正夫曰佛氏以空言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

據於德

【集解】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集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後案】邢氏申何言道德大謬後人空言心亦老佛之說也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德行內外之偁在心爲德施之爲

行周官原文以三德三行並言故注云然表記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是鄭君所據也散文則德兼行言故周禮大司樂注德能躬行者此朱子注亦兼內外言也志道者時所嚮據德則堅所守矣

依於仁

【何注】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朱注】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illegible]】智仁勇三達德也而仁爲善之元學者以仁立心而生生不已之眞誠通之聯合族黨遠之參贊天地德所以成始成終也

游於藝

【何注】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illegible]〕游者博學無方循閱歷以知之也張橫渠云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意本何注淺言之也近解云依仁之後有精義入神之妙方可言游本蔡注先後之序而申之淺言之也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並非截然判先後四事正如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隨皇說游者履道之游宜得游意以知之也皇說是

〔[illegible]〕又曰六藝之學禮樂最重三者之重其後者於諸經御則僅見於曲禮少儀諸篇數言之外[illegible]闕矣武學者猶以爲養心之助矣射言先王澤一之[illegible]學[illegible]于采舞干戚而又於序觀[illegible]試藝[illegible]次見[illegible]武數不立臣[illegible]文臣與武吏判然不

能相兼政事亦由此而集而禮之散見諸經者後弗深考皆
數二者尤大備所不逮周六藝變矣夫失其義疏其數雖歷
樂一端技也由形迹而求理義六藝皆道德之用也周官之
法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藝寳正之所教比州長之所考勸
鄉大夫之所察以賓興皆以藝官正之會什伍黨子之進退
遊倅亦莫不以藝士固有體於藝而不開道者要未有不通
於藝而遠高語道德者此實學之所以出也今大藝之學殘
缺矣其中易於復古而適於時務者則有如射與數其復古
甚難者則有如樂而猶可考正甚非舊定得失者互體與六
禮耳禮之大綱爲五尊卑親疏會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先王本
諸性情而制爲度數既使之犂然各當于人心而無過不及
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恭敬撙節而非
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不亟亟于習其
能不違道賊德而大遠乎仁也耶六書之法一二指事日月
象形江河形聲武信會意四者爲古昔字體所由製聲音所
由分考老轉注令長假借二者爲古昔用字同異之辨而包
括訓詁之全學者不盡心于此藏氏玉林所謂不識字何以
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也古之識字者曰反正爲乏皿蟲

爲舞止戈爲武道莫精於是後人以寡悟爲仁以虛無爲道以淸淨爲德離訓詁文字而言理義無據至於此君子博學無方六藝之學皆宜循歷以知之故曰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集注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後案自行束脩以上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鄭君注如此漢時相傳之師說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篤曰吾自束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異於鄭君然書秦誓孔疏引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爲某傳束脩一介臣之證是孔鄭注

同益年十五以上束帶脩飾以就外傅鄭君與孔義可合也
曲禮童子委摯而退疏曰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故論語孔子
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又一說
後漢和帝紀詔曰束脩良吏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
鄭均傳均束脩安貧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
脩至行爲諸侯師李注訓爲謹束脩潔孫氏示兒編據之爲
潔己以進之
義此又一說
[illegible]又曰邢疏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
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出竟中是知
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
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據邢疏則自行之自當訓爲從家子生
十挺爲束亦從邢疏儀禮聘禮疏帶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
於脯十挺亦曰束朱子注又言不來學則無往教禮近罕據
此謂自行以上爲躬行束脩之禮以進陳氏禮書曰脯之於
禮可以爲輕可以爲重可以用之於葬可以薦之於後勝夫
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
肉折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以脯醢之於魚腊俎爲輕故

也大夫贄有腥熟侑腶脩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昏禮婦摯腶脩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為重故也用之於前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益之於後則遂人加籩之實脯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集解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集註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後案】禮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君注曰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易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君注曰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餘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集解】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集注】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解】一日之中或歌或哭是褻於禮容
【集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

復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爾或作爾藏古本作藏皆見說文惟唐宋石經皆作唯

【集解】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耳

【集注】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發明】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程叔子大賞之朱子申尹說謂中人之情僥事之不得成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委之命也聖人不問命祇看理義何如止引尹說即此意式三謂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同庸人以智術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以禮義之順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知命樂天而爲聖之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說是淺言命也詳見子罕

言

章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軍从勹本作軍隸變軍隸寫作軍

【集解】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

【集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illegible]】此與上章類記之未必為一時之言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今說文作暴依字鑑引說文作㬥依五經文字作暴馮借字依說文作淜正字

【集解】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集注】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按】臨事指三軍之事而言夫子所與在未臨事而知之懼而好謀以繫行言說亦張敬夫義亦通也懼者小心謹密之謂趙充國攻羌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當漢李廣之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懼不懼判之矣懼而謀謀而必成者兵法在先置己於必不敗以乘敵之可勝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姓無黷武之害軍國免耗羅之憂運籌決勝可以成功爲後圖乎然則諸葛氏書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其說若何曰後出師表僞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集解】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集注】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附記】此辨道之可不可也道苟不枉身屈何傷苦求富而必有害於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遂其好道之心而不以此易彼也執鞭爲士滌狼氏是下士之職鄭君周官注引此經是也周官滌狼氏掌執鞭而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王八人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左傳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又公怒鞭師曹三百此鞭所以毆人曲禮乘路馬載鞭策左傳左執鞭弭此以馭馬曰鞭者假借施人之用爲施馬之稱也詳見說文段氏注

【釋文】齊本或作齋同

子之所慎齊戰疾

案齋正字齊省字

【集解】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獨能愼之

【集註】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illegible]文[illegible]本或作嫣非式三謂王肅以斯斯齊後人遂改爲作爲從王說而又變者也

【集解】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此齊也

【集註】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發明 子在齊句與子在陳同何見武氏億經讀攷異聞韶句三月句夫子以魯亂適齊力不能備觀古樂所僅聞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誦以樂許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爲文帝作王制云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習之遂學之周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師襄頻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偶昇虞帝九成之功訂育可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斯斯韶也不圖爲樂至于如斯韶之美非此未得其美也尚書言簫韶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幬地載夫子契之已久然事非親習焉徒以致專與故想像髣髴自爲有得雖聖人不能故歎不圖至於三月後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集解 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

問其意助
輒不乎
【註】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
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
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
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按】蒯聵得罪集注為是近儒從劉原父說云蒯聵無殺母
事左傳所言出南子之黨成其獄故經用書衛世子蒯聵信
如是聖門高弟復何
待疑詳見正名章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註】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
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
知不助衛
君明矣

集解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發明朱子或問云子貢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故問怨乎以審其趣式三謂怨憾也輒不可拒出亡之父而據其位蒯聵亦不得欺已死之父而取其位故輒雖讓國而國終非蒯聵所得或者由是而貽後憾猶之讓齊而齊不立讓夷而夷不立或者夸齊自憾其無益故夫子論之以定其案

也夷齊以讓爲仁者陳安卿謂伯夷不得先君之命而內無所承爲得嗣守宗廟而有國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其父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有國陳說是也式三謂舍夷立齊亂命也伯夷尊父命不以爲亂命也如叔齊成父亂命陵兄之賢安知九原下無悔心乎惟夷齊各遂其尊愛之心而無後日失國之憾大倫爲重得民社爲輕此所謂求仁得仁也而飢死以定矣注兼言諫伐紂事者以君臣之倫爲重而救民爲輕義亦相通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集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集注】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

者何事

[illegible]蔬食孔注以爲菜食皇本疏作蔬古麤食以爲和之也程氏通藝錄以疏食爲稷說詳鄉黨篇樂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有別彼云其樂是顏子樂道之樂此言樂在其中謂貧賤之中亦有可樂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能盡然而學其能然者也於我猶言於己與後篇吾止吾往之吾同言凡人之身也浮猶過也加浮雲輒害俠過不足凭於己也鄭君注是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illegible]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illegible]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

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附考】加一作假劉寬侯之也書天惟五年須暇之暇本亦作假古字通用史記言皆假即告暇也可無大過依史記說指贊易之無差何解同以下雅言例之此為正義據釋文魯論易作亦則是晚年自鄙之辭皇邢疏及朱子注言學易可以寡一身之過又一義以易義言之坤戒一朝之馴臨防八月之消惟易每杜於微乾以惕而无咎震以恐而致福惟易每觀其變易言吉凶所以示人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善補過者无咎易之教固如是聖人欲人寡過勉以學易義亦通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解】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集注】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

非徒託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
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
而類記之
劉逢鄭君說雅言者正言其音筆解徑改言作音尚禮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鄭君注曰爲其失事正孔疏引何允說曰詩
書謂教學時臨文謂執文行事時也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
學時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
事正彼疏引何說申鄭君義一說也朱子訓雅爲常本程子
雅素之訓而用爲常常之義別一說也式三謂雅正也正言
者正其所不正也文選諸葛出師表察納雅言注引此經是
也古禮失傳未免以誤沿誤且周末文敝卽詩書之論說必
有曼辭瑰詭而不守正者夫子信而好古深惡夫不知而作
之失正也故刪訂詩書攷究古禮其言一歸于雅鄭君曰爾
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是門弟子身通六藝共
撰微言皆兢兢然遵夫子之旨爾雅其一也執禮行事所執
之禮也柴少蓮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
法藏于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太史

掌邦之大典籍居一焉其曰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以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子所雅言亦謂之執禮葉氏此說即曲禮孔疏執文行事之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集解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于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疏葉公楚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本云上有也字

【集註】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孶孶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餘論】李安溪曰自古聖賢未有不兢兢業業以存心乾乾孜孜而終老者蓋自强不息天道如是聖人之心自然與天同運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講】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集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翼註】敏以求之求義理也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義理所在也聖人生知著悟而古今制度之殊事變之極必學之以驗

其實然後此心全體洞然無不

通矣而何嘗自以爲生知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解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敎化或所不忍言

集注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唐石經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釋文本皇本高麗本俱同

集解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集注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

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集解】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集注】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發明】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所以曉諸弟子也朱子或問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于公伯寮孟子之于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寮倉之爲讒毀利害在廢與行止之閒其說之行世固有是事矣聖人豈得自必哉至于桓魋匡人直欲加害孔子則聖人固知其決無是理也聖人微服而過宋者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求嘗不

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于斯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解】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某之心也

【集注】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後案】隱不對示也與對示也經傳中言與者有對義左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對並也一與一誰能懼我與對敵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集解】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集注】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後案】博典籍敏踐履盡思慮實言語四教之別也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者爲言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渝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判言合言義不相悖也經則對言之也後儒謂于己言忠于物言信分體用也合言之則誠耳近解宗此四教爲三非也或曰易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其說疑與此相悖曰業德之發諸事也修辭信也立誠忠也是進德之事也正與此相發明矣或曰注言忠信爲本何說曰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戒忠信不好學可鑒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集解】疾世無明君

【集注】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發明】君子擇善固執道或有偏倚功或有間斷所以未及聖人也禮五義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識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韓詩外傳三曰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集注】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後案】或有或盈或泰皆善也有恆者不欲襲善一時志在行善而期以久者也久則善矣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illegible]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集注]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illegible]意在襃善已無持久積學之意也久則自知名實俱喪而心術尤不可言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依說文繁杙字作弋弋射字作隿宿从佰佰古文夙字

[illegible]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illegible]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illegible]】綱有二說皇疏釣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于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皇疏與孔注是據邢疏綱網爲羅以繩爲大綱以羅屬著綱橫絕流而取魚集注本之弋有三說見皇疏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其一鄭君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于矢謂之矰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集注从鄭君說宿止也見說文此言日中巢棲之鳥非必夜止也鳥飛集無常所其日中棲巢者必伏卵者羅之類夫子不射之禮所謂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者是也

【[illegible]】又曰後儒求深者謂夫子仁心非不欲不釣弋特以賓祭爲之此關釋參合之言也釣弋豈嫥供賓祭不欲釣弋正可持齋食蔬而卒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乎式三謂諸横生盡以養從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養而不殺孟子之言也魚鳥本養人之物不綱不射宿取物以節而已文王言生十殺一者物十畜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孟子言數罟不入洿池魚

證不可勝食意可參悟經記

聖人事有深者有淺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集解】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孔曰如此者次於生知之者也

【集註】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識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謹按】此即述而不作之意也從之識之謂述也識者辨而存之也古記識知識同音義兼之為備也述而須擇之辨之當時篇籍淆亂邪說宜折中也言知之次者次於作者之聖也作者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不知而作者不能擇多識多見創之而害于理者也一曰作謂作事也不待多攷究而作之得理者上也擇多識多而後作次也

矣作下也義亦見集注以知之次爲未能實知其理未知其
理安可謂能擇能識此注之誤也王伯安曰德性之良知非
由于聞見博求于聞見之末故曰知之次亦失聖人勸學之
指矣聖人教人爲知之次王氏博教人爲知之上可乎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補疏】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
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集注】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
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
保其往也石經潔作絜潔後作字

【補疏】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
一何甚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
能保其去
後之行也

【集註】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旣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旣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考證】皇疏往謂已過之行近解从之依鄭君注不保其往謂不與其退之意也張敬夫謂與其潔不保其往承上文反復言之趙鹿泉謂上三句明所以見童子之意下三句廣言與人之道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集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

【集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illegible]】斯仁至當作仁斯至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作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潛夫論交際篇作我欲仁仁斯至矣可據也

此爲殘刻不行仁者發怵惕惻隱心所本有返而求之則不忍人之心生矣擴而充之則不忍人之功行矣行至于仁在我之欲耳近願元妙祇是立地成佛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illegible]】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illegible]】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illegible]】邢疏引文公十一年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集注本此據鄭君注陳姓司敗名齊大夫昭公名裯或作稠作禂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史記弟子傳呂氏春秋期皆作旗攷異云齊欒施鄭豐施皆字子旗

【集解】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集注】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發明】君娶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句同姓爲婚于禮有乖但稱孟子以諱之曰吳孟子者當時不沒其實而稱謂之如此義見左傳及坊記疏是也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據禮孔疏及此邢疏魯春秋舊史所書曰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今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式三案曰孟子卒者春秋哀公十二年文不書吳姓此禮所謂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孟子稱子據注謂如仲子叔子之娶於宋然鄭君禮注以子爲且字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

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某甫則某甫
爲伯仲之稱字今以子爲孟之稱字也

巫馬期以告

集解 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

集證 巫馬期史記索隱引鄭君注云魯人家語云陳人王肅以此章有陳司敗揖進之文意謂陳大夫與陳人相識故云然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集解 孔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闊故受以爲過

集證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

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
過矜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餘論】昭公非不知禮者也不能守禮者也以知禮答直辭也
亦以國君之故不深言也陳司敗淡言之則夫子受以爲過
而已矣近依孔解轉言肆繫信如
是司敗之問期之告皆不甚可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集註】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後自和之
【集註】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
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
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
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餘論】子與人歌句絕統下使反而和言之善者是人自歌必
使反之者是善者復自歌而後和之者或人與子同歌或子
之自歌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也或曰歌者一曲未終
不急和俟其曲終與人同歌方爲和此說未必然或曰子與

人歌是先與子
同歌尤求是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解】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孔曰身爲君子己未能也

【集注】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發明】何讀文莫爲句言文與不文也式三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卽忞慔借字爾雅懋懋慔慔勉也廣雅文勉也劬莫強也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論文或用正字或用音近假借楊氏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近劉端臨亦申楊氏說云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猶人謂努力猶人而實踐君子有能深造自得者求之速也君子成德之名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集註】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集註】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餘論】云爾猶言如此已矣無他之辭夫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無所不變之謂仁我則爲之不厭未化并未大也誨人不倦處于所誨者也庶幾如此而已人遂以聖仁許之故正唯弟子不能學者夫子學則極純亦不已之誠誨則大舞與人

同之量正爲仁
之所由發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釋文鄭本無病字案集解子子
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集解 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周曰有諸言有此禱請於鬼神
之事乎孔曰子路失指也誄禱篇名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
曰某之
禱久矣

闡述 禱爾禱于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
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
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
可遷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
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于
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于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
事禱
之意

【疏證】誄說文引此作讄或作𧦝累功德以求福也段氏注曰
讄施于生者以求福誄施于死者以作諡論語之誄字當作
讄集注
誄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依說文作愻為正字遜本借用遜遁字

【集解】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
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集注】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
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解】鄭曰坦蕩蕩寬廣
貌長戚戚多憂懼貌

【集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翼注】坦大也見文選西京賦注戚戚卽詩之蹙蹙以蹙蹙
為縮小之貌說文無蹙字凡經典戚與蹙蹴蹙者皆以慼為

正字謂迫促者以戚爲正字卽戚近義之引申此或戚當訓迫縮與蕩蕩反對也蕩蕩戚戚心與事兼言之近解云論小不論事求濟之過也荀子儒效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釋文一本子作子曰皇本作君子陳氏吉甫曰鱣按今皇本脫君字

義疏云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屬世也

【闡幽】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于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附錄】朱子于孟子注云清聖和聖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四時者也與此注陰陽合德節

相足成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經言聖人之威儀而注推
本于陰陽合德
與左傳合是也

受業壻王慈恵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黄式三學

泰伯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史記吳太伯世家引此文泰作太索隱引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泰古文作太隸作太从古文省也漢書地理志引此經亦作太唐嘗作泰爲正字得本亦作態見後漢丁鴻傳稱當作偁爲正字

集解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後案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

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謂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發明】三讓者讓周國也鄭君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皇疏引范甯說言泰伯一讓王季二讓文王三讓武王王氏論衡四諱篇言太王薨太伯奔喪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諸說各異其爲讓

周國則何也讓國而云天下者以當日言則讓國以後日言則讓天下夫子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語意相似自朱子始有翦商之說云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陳安卿曰當時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肆晚于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爲至德顧亭林曰將偁泰伯之讓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合觀諸說知三讓之必爲讓周也無得而稱得一本作德見釋文後漢書丁鴻傳引經亦作德李注又引鄭君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李注則鄭君注亦作德無德而稱者言無德以稱而以也歸藏者曰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淙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閒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日相與褰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泰伯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雖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李安溪曰伯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既彰宗社終于無主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兼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閒而爲德之至也

【辨證】又曰朱子翦商之說所據者詩魯頌左氏僖公五年傳耳魯頌實始翦商據段懋堂以翦爲劗之假字說文劗齊斷也與戩等翦斧之訓相合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並立故曰齊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於岐下太王遷岐在武乙暴亂之時德化所及孰與商齊夫復何疑左傳云泰伯不從朱子以爲不從翦商之志僉吉甫謂傳不言所以不從者爲何事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志是謹遵朱子者於此亦有異議假氏曰春秋經從祀先公左傳使亂大從從順也太伯不從謂不肯順其長幼之次耳式三案史記晉世家泰伯亡去是以不嗣司馬子長引經傳有不明者每易字而明義此以不從爲亡去其義甚也段氏說亦分明凡此皆可以校正朱子注而知讓周之說爲是也二程外書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二程之說如此皇疏或說內已有此意近儒申此者謂夫子所言非指周家之天下亦非指商之天下且謂泰伯身爲世子國非世子所有不得云讓國

者式三朝加程說經當作以天下

而三發明之者尤非聖于本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釋字】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馬曰絞絞刺也

【釋意】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補注】葸作諰爲正體葸諰經及子史通用字說文所無荀子曰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亂己也漢書引荀子諰作葸注蘇林曰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懼貌也文選琴[illegible][illegible]諰勁捷而無諰李善亦引此經是古字通用也恭無禮則勞愼無禮則葸者人有一尊長之前接一難大之役遇而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者由于未嫻禮節恭其所不必恭愼其所不必愼也勇亂直絞則徑情之爲害也人苟無禮柔固悔剛亦悔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解】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集注】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考異】吳才老指爲曾子之言應是耳續證少儀注齊詩正月之箋篇注引經題孔子曰漢書平帝紀五年詔引此經顏注以爲孔子之辭篤竺之假字說文篤馬行頓遲也竺厚也偷媮之假字說文媮薄也偷又有苟義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偷謂朝不謀夕此經偷對故舊言訓爲苟義正通說文無偷字女部媮巧黠也此今偷盜之本字凡經傳中媮偷字訓薄訓苟且者正字當作愉偷之訓取者正字當作媮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集解】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集注】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illegible]】說文启開也啓教也謂啓爲開經傳啓爲启字式三謂啓爲䁯之借字䁯者省察之謂曾子自述其平日一舉動之必察也說文又引作䁯存異說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古冰字作仌冰古凝字

【集解】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誠愼恐有所毀傷也

【集注】詩小閔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集解】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illegible]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甯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illegible]禮記曾子易簀事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載子張將死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合此經觀之知賢者之自驗如此呂介孺謂孔曾相傳得力于戰戰兢兢十二字曾子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闡發經意亦懷集注范氏說以虧身虧行分言失之也人惟保行斯保身此所以戰戰兢兢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illegible]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illegible]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illegible]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其下曾子語亦與此經有異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集解】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集註】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下从冋不从宀从旁

【集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

【集註】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

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發明鄭君注以道指禮是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據鄭君注指民言在上者能重禮則一動一正一出民必以觀處也據朱子注則身自遠之自近之也近信者喜怒無所矯飾也注云操存省察中之者云靜則操存動則省察臨命吉甫說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容貌言色無時不然故此動正出即存養之地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目遠與近即所貴乎道之功學者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僞孰鄙孰倍而即遠之近之若夫從容中禮則與時成德之事也金氏吉明注中脩身之要即此出是而推之致大小衆寡之無敢慢衣冠瞻視之盛而可畏有和平寬大之象無迫促麤隘之私故

朱子以爲

政之士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邢本作技唐以後有此比技字皆从木與手同旁不諳文

劉疏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報也馬曰友謂顏淵

集注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知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劉疏唐太宗嘗舉此經問不能問寡若無言虛之義孔穎達具釋其義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之德亦內含神明外須玄默若使位望明以才陵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朱子於或問引洪氏說曰吾固能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孔對洪說皆確實當與謝氏說參

悟之也校邑氏謂報爲君爭之用相當者爲報犯而報者人
加以非禮而必以非禮報之是已亦陷於非禮左傳所謂先人
而效之者大學無是也夫子云以直報怨不以怨報怨即不
校也謝氏以得失兩忘爲不校朱子因之言有我無關生注
者逆者奇物我不難之說出于或問中有孟子三自反
不如顏子心量渾然之說是此注意所謂無式三謂孟子
言飲食[illegible]下校之言矣三自反者報復非不得已是
非則不必計較此猶予衣書言所爭章曰世間有一等人
註謂顏子當世將是非可否總含糊自畢無爭此夫子所
謂惡非君子此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託于萬物一體特
有已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其
闢由謝說不出於陸氏所病之二弊以此制行謂淺爲鄉愿
老莊以生論爭則不能盡服乎人
心者謂學之不可不辨者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也寄命攝君之政令也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不可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集注】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荅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illegible]】大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之君見周官疏引鄭君此章注百里畿內外諸侯之地最大者故經傳係諸侯爲百里易曰震驚百里命謂國命也君相奉遺命之權命吉凶命厤年皆在執政者之用德所命可寄命者能綢繆國家禍福之命也臨大節凡當大疑投大難皆是也經傳言節目言節者皆指事之難治者也不可奪不得傾其謀不得頹其操皆是也可託可寄而又言臨大節舉其變以卒言之也非分言才德也與疑辭非疑辭也反復言之見非君子不能也深嘆之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解】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集註】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餘論】毅之訓包氏為長程子以立規矩言未該毅兼強忍詳見後篇勝重致遠各兼弘毅以毅為致遠亦失之仁以為己任即孟子所謂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孔融以書喻原云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

子曰興於詩

【集解】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興於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發明詩有成孝敬厚人倫者知大本之不可斷也有美教化移風俗者知盛德之罔弗乎也有感鬼神動天地者知精誠之无不格也變風變雅之作或以一人之好惡見一國之盛衰或以一事之廢舉見一代之隆替論治亂知其本而烝民言有物有則板言三昭三巨蕩言有初有終天人性命終始之道備於此即至桑中溱洧與于風一而勸百讀詩者審其致此之由而原其懲創之心豈不可爲萬世之龜鑑乎此詩之所以能興也以聖門之學詩言之於緜蠻之止隅而揚人之知止於鴟鴞之徹桑土而國之能治者夫子也於倩盼素絢而知禮之後於切磋琢磨而知學之進卜氏端木氏也於鳶飛魚躍而悟性之分於物於衣錦尚絅而存文之惡著者曾子思子也推之大學言治國平天下皆引詩以爲證亦夫子之教也興於詩者正當如此集注云詩有邪有正金吉甫之頌夫子刪詩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自夫子三百

之詩不存後儒以鄭衛之詩足其數邪詩始復見何與起之有僉說非朱子之惜而其源由朱子說詩之誤也辨辯爲致篇

立於禮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禮[illegible]者所以立身也

劉氏曰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illegible]輔潢鄭曰禮之規矩森嚴綱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邪志輔氏數語較精式三句內而超居出人之儀外而尊卑親疏之節各有所持循存於心者莊敬日強非僻無自入施諸事者固執而允蹈之不爲習俗所移也

成於樂

集解 包曰樂所以成性

集注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疏禮記曰大樂必易曰樂者天地之和也曰行而樂之樂也樂所以化拘苦之迹宜沈鬱之情也記又曰著不息者天也又曰禮樂斯須不去身君子之於樂以暇豫之時養和平之氣所以防閑斷之彝倫涵養之功也此成之所以得於樂也或曰經言王者之化也美刺見於詩輶軒采之所以示勸懲而正風俗也發情止義頗有制度品節之分所以令人知操守也樂則昭德象功作于王化既成之後所以見至治之成效也漢書禮樂志曰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或又曰此當依肇解言三者皆起於詩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立于禮也詩剌而樂正是成於樂也三經一貫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集注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

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豈聖人之心乎

疏證 事必如之而由之始爲民豈無能知之者然世有愚民能使之畏威寡事不能使之就學而明故事所宜行倘或不行使之可也昔有不能知者而必使之知則滋其心之惑而多其事之岐耳由與知無不可使之則有可有不可此爲民之不自由不求知者言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集解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集注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疏證 此示在上者以弭亂也後漢書郭泰傳引此經注引鄭君說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又張儉傳論云終嬰疾甚之亂指蔚宗以後漢黨錮之禍起于疾惡之已甚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解】孔曰周公者周公旦

【集註】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集解】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集註】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附考】釋文穀訓祿易音以豉反鄭君注如是朱子注本之例
釋引孔注穀訓善釋文穀公豆反是讀穀爲穀不易得據孔
注作不可得者學之久而不至於穀必無此事也趙鹿泉謂
三年猶不至善是至善之難經言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遜
志時敏也
此又一說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講義】言
所以皆成也

【講義】篤信所以厚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
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
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附考】朱子文集方賓王之問與朱子之答甚詳大意謂當時
學者多以萬理具於心識得心則于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
而以致知之說爲求理于物則是外物而方氏與朱子皆言
人雖無邪心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而往往不合正理若古

人所賴存亦者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心學云
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者此豈知篤信者不可不兼好學
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講義】包曰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
欲去也臣弒君子弒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纂註】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
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
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輯釋】從危亂者必致禍患至而以身殉之死亦無益此言善
道之術也危亂之異包注為在舊所居者亂必本之今所入
者未亂而已避之也邦與天下以一國一世分言之也李安
溪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有邦之可擇也若天天下無邦
則惟有隱遯
不出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集註】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補註】巢許之流縛乎自保其身雖生而無用可恥也無道而仕生可恥死亦可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補註】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集註】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補註】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

洋盈耳哉

而美之

【關雎】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翼經】鄭君訓始爲首而云首理其亂是鄭君以理亂爲亂八字爲句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王氏擬騷亂曰注亦云亂理也孔氏樂記復亂以飭歸疏曰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疏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治亂以相疏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諸說以理亂曰亂訓治無異後儒誤以鄭君訓紊亂之亂故致之所謂以不狂爲狂者也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注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是章注亂訓變亂而爲曲終之名劉彥和文心雕龍詮

賦篇曰既發端于倡始亦歸餘于總亂序以發言亂以理篇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劉勰亂訓理亂而爲終篇之名顏氏漢書楊雄傳甘泉賦亂曰注與劉正同集注亂樂之卒章正本諸說亂既曲終之名關雎自成一曲何以鑿名曰亂朱子文集云此等處今不得聞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又語類云自關雎鵲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至此節是亂又曰亂乃樂終之雜聲也若此或有聲無辭據諸と說朱子究無定說矣金吉甫攷證云辭以卒章爲亂樂以終爲亂此蔬言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也此別一義近解以合樂爲亂趙鐵峯年此說亦非朱子本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集註】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也悾悾愨也宜可信也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illegible]】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

材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計聖之時尊者必善惡其不善定其必則有是病因其材德用天下之賢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講義】此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目

【附義】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附錄】依何解如猶若也殷蓋言學之功苟未至則不長久也依朱子注如不及狀其學之急也皇疏云學之為法急務取得恆如追逃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失依皇疏未得則求之如不及既得則守之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集解】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

【集注】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發明】申集注者不與以勢位崇高功業闊博言孟子謂所樂不存所性不存者是皇疏既申何解又存一通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盛也式三案孟子荅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爲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經及下章爲證而此經下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復辭章類叙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顏注言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續曰豫王充論衡語增篇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諸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己仰其成何與之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

集解 孔曰則法也美堯法天而行化也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集注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復案 巍巍蕩蕩皆贊堯之詞巍巍乎句宜讀斷見趙鹿泉說堯則天尹氏以無爲而成言是也天無爲而四時行百物生堯無爲而百工釐庶績熙孟子所以引此著陳相也無能名不可名狀也筆解云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能識其名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漢書敘傳引經功下無也字章下有也字

集解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惟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堯無爲大莫能名然一時之功皆其功文章皆其文章見堯之善任人而不待自爲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臣依 國朝石經删臣字

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齊乘譬之辭邢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補注】亂訓治書癸辛雜志云治亂之亂从乙乙治也煩亂之
亂从攴攴煩也予有亂十人陳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
石經於書泰誓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八年及此經
皆本無臣字者是古本如此故馬注以十人中有文母左傳
疏引鄭君注同後人因東晉晚出之太誓增臣
字劉原父以子無臣母之義遂以邑姜易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

【直解】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
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
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
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集解】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謙之才難蓋古語
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
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
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餘論】古注謂周才盛於唐虞唐虞間代五人周一代十人是周盛也與朱子注者云唐虞盛于周而夏商不能及難也十人取足于婦人難也周十人而以五人爲盛者蔡介夫謂不計多寡顧其人物地位何如也王伯申謂於爲與言唐虞與周爲盛也婦人或謂當作殷人無稽語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集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考證】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餘論】三分天下注以六州言之逸周書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率勤於商是注所本也然經言三分程典言六州詩就

大梁而言非

直畫地而分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

[illegible]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閒

[illegible] 閒非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illegible] 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也

[illegible] 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illegible] 注不舉禘嘗帝郊祭諸禮而專舉豐潔者對菲飲食而言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張力臣曰黻黑與青相次之文也市則上古蔽厀之皮其字象形重文作韍後世加艸於市為芾非也又改韋从糸為紱亦非也式三案經作黻借字詩作芾亦俗字紱後作字

[illegible]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illegible] 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後案邢疏引鄭君注曰韍祭服之衣言衣者謂當服之衣言祭服以别于韠也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君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大夫山士韎韐而已據明堂位之文及鄭君注則畫韍以山爲致美乎韍之始矣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君注此元端服之韠也凡韠必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玉藻又云一命縕韍再命赤韍三命赤韍鄭君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鄭君辨元端之韠皮弁爵弁之韍如此則邢疏所引鄭君注以韍爲祭服是也依是推之易云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冕服謂之韍也士冠禮主人元冠素韠以盤曰三加之服纁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是他服謂之韠也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用于方叔赤芾金舄歌于會東都之諸侯並芾韍通偁韍韠言引韍耳鄭君又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此鄭君言韍用韋之源而致美之韍則易以布帛矣朱子注以韍爲蔽膝段氏

於說文衣部褘蔽膝也注
言茇䘢之䘢與韍韠異

【補證】又曰冕之異於弁冠猶韍之異於韠也約鄭君及賈孔之說言之冠者首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別號世本云胡曹作冕易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始于黃帝也夏之冕不得詳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儀禮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郊特牲同是夏冕名收也續漢書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家以此爲夏殷禮此夏冕之等衰歟然亦原曰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建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者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言天子之冕旒至于士三是也周禮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元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凡此見夏冕之大略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史記夏本紀作致費于溝淢淢洫同卑从甲从十

【集解】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
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集注】溝洫田間水道以
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餘論】依李安溪何義門說溝洫小水也天下小水無不治則
尺土寸壤無不可宅是晉禹之居無求安而莫萬姓之安也
張斗峯錯綜經解言宮室間之溝洫又一說也式三謂宮室溝
洫皆地財人功之所費而宮室費猶少溝洫費尤大故聯舉
之經文盡力史記作致費以致孝致美例之古本作致費者
文一例而義尤顯矣先王之重溝洫者旱則資灌溉潦則備
瀉泄常則分經界以杜侵佔變則殊縱橫以防戎車長以禦
齊晚之地而不貪殫疏濬之勞而不吝也後世阡陌既開川
澮溝洫之不修致西北富沃之區反仰食于東南而東南之
直賦不能減雖能遠續禹功興西北之水利乎以是知聖人
之著盛
思深也
【發明】又曰包注所言溝洫之制本之考工記匠人鄭君以此
爲周之三等采地制井田法即殷之助法而遂人云十夫有

溝鄭君以爲用之六鄉大遂四處公邑用溝洫法與夏之貢法今包注引匠人文以證夏制而不引遂人何也曰申鄭君注者謂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是溝澮之多少其異一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其異二遂入之川是人造之匠人之川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此數說者皆言遂人匠人異制先儒皆發之矣匠人成間有洫者謂其間有洫其實一成有十洫非一洫而已同閒有澮者謂其閒有澮其實一同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匠人云同閒之澮導達于川各隨其名此言澮水出注入川處著其名使人有所傍謂觀此而知達川者非一澮戴東原曰溝洫之法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爲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閒薄于川澮在同閒也此溝洫之多少不必泥也遂人注云遂縱溝橫乃東畝之法畝閒有畎以南畝圖之則畎縱而遂當橫鄭君注亡及賈疏脫去東畝閒有畎一節故有此說蓋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畎

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此南東其畝之定法是遂人注南畝之數不足據也井田之法備乎一同或百里內有數川亦因乎自然或逶乎川引澮長之訢促不可一定爾雅絕大尋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制田之法匠人云溝必因水埶以大川常在兩山之閒不能盡方如棋局限以爲夫之地而據此爲九一什一之辨未可盡信詳見禹東原文集及攷工記補注

禹吾無閒然矣

【集注】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予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餘論】此贊夏后之豐儉合宜以譏世也周末衣食宮室俱踰禮制既失之奢史角在魯魯有墨翟之學墨家之儉自謂宗師大禹此又異端之宜闢矣史記曰墨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然爲若反復此經宗師夏后之

爲得
哉

受業瑨王燕庶校字